

## EP14 「要把弱的說成強的」，能言善辯的「智士」

禿頭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（Anaxagoras）問了：「為甚麼吃的都不是頭髮，變成的卻是頭髮呢？」以後，他提供的答案是精神在背後支持物質的交替變化，便使希臘以原子論為代表的唯物哲學倒下去了，並一躺就是二千多年，直至西方十九世紀後半期才重新冒起。希臘哲學從此便大大發展了對人性精神的探討，以精神把握物質世界，解釋人生宇宙。

與原子論同時期出現的希臘「智士」或「詭辯學派」（Sophists），被認為是上述取向萌芽時期的代表，即把對物質客體與宇宙本體等問題的探討，轉移到人類主體思考的方法上去，以自己的精神為研究的對象（也就是反省的活動）去問：思想究竟有沒有法則？如何應用？此等提問聽來是純智性的；但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智士一派，卻同時把思想方法當作政治工具，訓練口才，使智士能言善辯，以演講的方式說服群眾有關他們的政治立場。智士的代表之一普羅達哥拉斯（Protagoras）便曾明言，要把弱的說成為強的，因而後人把智士稱為「詭辯學派」。

### 人為萬物之尺度

巴門尼德的名句：「人為萬物之尺度」，亦曾出於普羅達哥拉斯的口，但含義卻有了扭曲，或許我們就從這位智士代表的故事開始，談談智士的形態。普氏與原子論者德謨克利圖斯（Democritus）同時期（481-411 B.C.），生於希臘阿布德拉城，一生遊歷了許多希臘的城邦，在雅典住了很長的時間。他是第一個被稱為智士（Sophist）的人，但Sophist在哲學史中並不是智者的泛稱，而是指在特殊時空出現的，把持具體哲學立場的人。以普氏為例，智士可說是希臘最早期的一批職業教育家，收酬授徒。

雅典當時的民主自由氣氛造就了辯論的活動和場合，每月舉行二至四次的公民大會，便恍如舞台，看能言善辯的人如何演說、據理爭辯，說服群眾。此外，還有以六個人規模組成的「陪審法庭」，處理公民的訴訟，可見辯說成了必須的技巧。智士便以此為生，向人講授言說的技術與藝術的修辭學、雄辯術及辯證法。由於是一種職業，智士間並不一定同意於同一派的哲學或政治立場，不過自命能使人有智慧。當然，今天看來，智慧又豈能停留在能言善辯的層次？

### 有關辯說的推理

普羅達哥拉斯說的：「人是萬物的尺度」，這在當時雅典高昂的民主氣氛中實另有所指。他勇敢地質疑神意，不同意說人的知識及德性乃來自神。他以智士的辯說態度及方式提出了他的推理：（一）不知道神祇們是否存在，看不見他們的模樣，不知道他們到底像些甚麼。有關的問題是晦澀難明的，

而人生也是極其短促的。言下之意，關於神意的問題解答不了，也沒完沒了。（二）人是萬物的尺度，事物以人的感覺轉移，並沒有客觀確定的內容。輕重、大小、冷熱等也不過是個人的感覺，人人的感受程度有異；如說風本身是如何，只是相對的和主觀的，因此難以肯定任何事物的性質。個人感覺才是知識的來源。（三）正因如此，連政治制度、道德規範和法律的內容也是約定俗成，不斷轉變的。譬如逃跑和殺人也不一定是錯的，還得看是在戰爭中逃跑還是在競爭中拔足狂奔。殺人也一樣，一切都是社會發展到某一個階段的共同利益的設想。

以普氏為代表的智士聽來是以理論事吧，但大都懷有參與政治和權力的動機，這使得他們的活動帶有冒險性。普羅達哥拉斯便曾因為寫了《論神》一書，被控對神不敬，他的書被銷毀並被驅逐出雅典。據說他在被逐後於往西西里島的途中淹死了，著作只留下殘句數條。